

にんげんしっかく

人間失格

〔日〕太宰治 著

安安译

一部纯粹的“私小说”，太宰治的绝望告白之书

古吴轩出版社

7313.45
20136

舍 附 件

阅 览

にんげんしっかく

人間失格

〔日〕太宰治 著

安安译



古 吳 軒 出 版 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人间失格 / (日) 太宰治著; 安安译. — 苏州:
古吴轩出版社, 2012.7
ISBN 978-7-80733-828-4

I. ①人… II. ①太… ②安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日本—现代②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日本—现代
IV. ①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163269 号

责任编辑: 李宁军
见习编辑: 赵 妮
策划编辑: 千 夏
封面设计: 荆棘设计

书 名: 人间失格
著 者: (日) 太宰治
译 者: 安 安
出版发行: 古吴轩出版社

地址: 苏州市十梓街458号 邮编: 215006
Http://www.guwuxuancbs.com E-mail: gwxcbs@126.com
电话: 0512-65233679 传真: 0512-65220750

经 销: 新华书店
印 刷: 三河市兴达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: 880×1230 1/32
印 张: 7
版 次: 2012年9月第1版 第1次印刷
书 号: ISBN 978-7-80733-828-4
定 价: 29.80元

一个渴望爱又不懂爱的“胆小鬼”

目录
CONTENTS

人間失格
にんげんしっかく
..... **001**

陰火
いんか
..... **105**

断崖的错觉
断崖の錯覚
..... **127**

维庸之妻
ヴィヨンの妻
..... **147**

目录

CONTENTS

秋风记

秋風の記

..... 173

奔跑吧，梅勒斯

走れメロス

..... 187

父亲

父親

..... 201

满愿

いっぱい願い

..... 213



人间失格

人间失格

01

胆小鬼什么都害怕，碰到棉花都会受伤，有时还会被幸福所伤。

前言

我曾经看见过那个男人的三张照片。

第一张，是他幼年时代的照片，年龄大约十岁。照片上的那个男孩子站在庭院的水池畔，被一群女人（或许是他的姐妹们，抑或是表姐妹们）簇拥着，身穿粗条纹和服，将脑袋向左倾斜了三十度左右，笑得很难看。难看？但是，如果那些对美丑并不敏感的人，摆出一副冷淡而麻木的表情，毫不负责任地夸奖他是“一个怪可爱的孩子呐”，这种夸奖听上去好像也不是虚情假意。在那孩子的笑脸上并不是找不到那种人们通常所说的“可爱”的影子。可若是对美与丑稍微有点鉴赏能力的人，就会在一瞥之间立刻发出“哎呀，一个多讨厌的孩子”之类的牢骚，甚至或许会用掸落毛虫似的动作一下子把照片扔在地上。

说真的，不知为什么，那孩子的笑脸越看越让人觉得讨厌、发愤。其实那本来就不是一张笑脸。那男孩子压根儿就没有笑，他紧握双拳的站姿就是最好的证据。人是不可能一边攥紧拳头一边微笑的，

唯有猴子才会那样。那分明就是猴子的笑容——只是在脸上挤出一堆丑陋的皱纹而已。照片上的他，一副诡异的神情，显得很猥琐，让人生厌，谁见了都忍不住想说“真是脸皱成一团的小鬼”。迄今为止，我还从来没有见到过神态如此诡异的小孩。

第二张照片上的他，长相发生了很大的变化，让人不由得大吃一惊。那是他学生时代的照片。尽管很难断定是高中时代还是大学时代，但他已出落成一个相当英俊的学生了。不过有一点让人觉得有些蹊跷，照片上的他仍旧没有丝毫活人的气息。他穿着校服，胸前的口袋里露出白色手绢的一角，交叉着双腿坐在藤椅上，并且还在笑着。然而，这一次的笑容，不再是那种皱巴巴的猴子的笑，而是变成了颇为巧妙的微笑。但不知为何，还是与常人的笑容大相径庭。不知该说是欠缺生命力还是人味儿，反正丝毫没有真实感。那笑容不像鸟，而像鸟轻盈的羽毛。总之，那笑容用“矫揉造作”来形容不贴切，说是“轻薄”不妥当，说是“娘娘腔”也相去甚远，说是“赶时髦”更是不符合。仔细端详后才发现，从那个英俊的学生身上感觉到的是某种近似于怪诞的可怕的东西。迄今为止，我还从来没有见到过如此怪异的英俊青年。

第三张照片是最为古怪的，简直让人再也无法判断他的年龄。他的头上像是已经有了些许白发。照片在某个肮脏无比的房间里的一角（照片清楚地拍出屋子的墙壁上约有三处已经崩裂）拍的，两只手在火盆上烤着火，只是这一次他没有笑，脸上没有任何表情。他就那么坐着，把双手伸向火盆，好似已经死去了一般。那着实是一张令人厌恶、充满不祥气氛的照片。但奇怪的还不止这一点。由于那次特意给

面部做了特写，我得以仔细观察那张脸的构造。额头长得很普通，眉毛、眼睛普通，鼻子、嘴巴和下巴也很普通。

天啊，那张脸岂止是毫无表情，简直是不能给人留下任何印象。倘若我看过照片后闭上双眼，那张脸便即刻被我忘在九霄云外了。尽管我能回忆起那房间里的墙壁和火盆，但那房间中主人公的长相却像云雾一样在我脑中消散，无论如何也想不起来。如果我又睁开眼看了看那张照片，我甚至也不会有“哦，原来长成这样，想起来了”的愉悦感。如果采用极端的说法，就算多次看那张照片，也不会让人留下印象。反而让人怏怏不乐、焦躁不安，想赶快移开视线。

即使是所谓的“死人之相”，也应该让人印象再深刻一些吧？总之，那照片无缘无故地让人觉得毛骨悚然，心生厌恶，浑身不舒服。迄今为止，我还没有看见过长相如此诡异的男子。

第一手札

回首前尘，尽是可耻的过往。

对于我来说，所谓人的生活是难以捉摸的。因为我出生在东北的乡下，所以，初次见到火车，还是长大了以后的事情。我在火车站的天桥上爬上爬下，满以为它是为了把车站建得像国外的游乐场一般复杂有趣，所特意打造的设施。而且有很长一段时间，我对此深信不疑。对我来说，沿着天桥上上下下，是一项很特别的游戏，而且它算是铁路公司设想最周到的服务之一。后来，我发现它不过是为了方便乘客跨越铁轨而架设的极其实用的阶梯时，顿时大感扫兴。

此外，在孩提时代，我从小人书上看到地铁时，也以为它的设计并非出自实用性需要，而是缘于另一个更好玩的目的。竟然自认为比起地上的车，乘坐地底下的车更别有一番乐趣，这应该是地铁出现的缘由。

从幼年时代起，我就体弱多病，常常卧床不起。我总是一边躺着，一边思考着：这些床单、枕套、被套全都是无聊的装饰品。直到

自己二十岁左右才恍然大悟，原来它们都不过是一些生活必需品罢了。于是，我不禁为人类的节俭黯然神伤。

还有，我也不知道饥肠辘辘是何等滋味。这倒并不是故意炫耀自己生长在不愁吃不愁穿的富贵人家。我绝不是在那样一种愚蠢而浅薄的意义上这样说的，只是我真的对“肚子饿”的滋味一无所知。或许我这样说有点奇怪，但是即使我两腹空空，自己也真的浑然不知。在上小学和中学时，一旦我从学校回到家里，周围的人就会七嘴八舌地问道：“哎呀，肚子饿了吧？我们都是过来人，放学回家的时候肚子总是特别饿，真是难受。吃点甜纳豆怎么样？家里还有蛋糕和面包哦。”而我只顾着发挥自己与生俱来的阿谀奉承的秉性，一边小声嘀咕说“我饿了”，一边把几十粒甜纳豆一股脑儿塞进嘴巴里。但其实，肚子饿到底是什么感觉呢？我一点都不知道。

其实我的食量并不小，但我不曾记得，有哪一次是因为饥饿才吃东西的。我吃人们眼中的山珍海味，也吃别人眼中的丰盛佳肴，还有去别人家时，主人端上来的食物，我即使勉为其难，也要咽下肚去。

在孩提时代的我看来，最痛苦难挨的莫过于在自己家吃饭的时候。在乡下的家中就餐时，全家十几口人排成两列入座。作为最年幼的孩子，理所当然我是坐在最靠边的席位上。用餐的房间光线有些昏暗，吃午饭时只见十几个人全都一声不响地嚼着饭菜，那情形总让我 不寒而栗。再加上我家是传统守旧的乡下家庭，所以，每顿端上饭菜的菜肴几乎都是一成不变的。我渐渐对山珍海味和奢华之食不再抱有期待，因此对用餐的时刻也渐渐感觉恐惧了。

我坐在那阴暗房间的餐桌末端，因寒冷而浑身颤抖。我把饭菜

一点一点勉强塞进口中，心里暗暗地揣度着：“人为什么要一日三餐呢？”每个人吃饭时都表情严肃，用餐俨然如某种仪式：一家老小，一日三餐，在规定的时间内聚集到一间阴暗的屋子里，井然有序地并排坐着，不管你有没有食欲，都得一声不吭地咀嚼着。以至于我曾经以为，吃饭时，大家低着头是向家中蠢蠢欲动的鬼魂们做祈祷。

“不吃饭就会饿死。”这句话在我听来，无异于一种讨厌的恐吓。但这种迷信（即使到今天，我依旧觉得这是一种迷信）却总是带给我不安与恐惧。“因为人不吃饭就会饿死，所以才不得不干活，才不得不吃饭。”——在我看来，再也没有比这更让我觉得晦涩难懂，更充满恐吓性的话了。

总之，我似乎对人类仍然是迷惑不解的。

我自己的幸福观与世上所有人的幸福观也完全不同。这使我深感不安，并因为这种不安而每夜辗转难眠，呻吟不止，甚至几近发狂。我究竟幸不幸福呢？说实话，尽管我自幼时起，就常常被人们称之为幸福的人，可是我却总是觉得自己深陷地狱。我反倒认为，那些说我幸福的人看上去比我幸福多了，他们安乐的生活远非我所能比的。

我甚至认为，自己背负着十大灾难，如果将其中的任何一个灾难让他人来承受的话，恐怕都足以让其丧命。

总之，我不懂。别人苦恼的性质和程度，都是我捉摸不透的谜。

现实生活中，仅仅依靠吃顿饭就能一笔勾销的痛苦，或许才是最强烈的痛苦，是惨烈得足以让我所列举的十大灾难显得无足轻重的地狱。是否真是如此，我不知道。这种痛苦，也是我所不能理解的。

尽管如此，那些人依然不想自杀、不会发狂，他们纵谈政治、毫

不绝望、不屈不挠，继续与生活搏斗。他们难道不痛苦吗？他们彻底变得自私自利，甚至视其为理所当然，难道他们就从来没有觉得自己不幸吗？若真是如此，那他们果真幸福。

可是，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如此吧？真的都满足于此吗？我确实不明白……或许他们夜里酣然入睡，一早醒来就会神清气爽吧！他们在夜里都梦见了什么呢？他们一边款款而行，一边思考着什么呢？是金钱吗？绝不可能仅仅如此吧？尽管我曾听说过“人是为了吃饭而活着的”，但却从不曾听说过“人是为了金钱而活着的”。

不，或许……因人而异吧……我还是搞不懂……思绪渐感困惑之时，我越发恐惧不安。最终的下场就是被“唯有自己一个人与众不同”的不安和恐惧牢牢攫住。

我与别人几乎不说话，因为不知道该说什么，该怎么说。于是，我想到了一个办法，那就是用滑稽的言行讨好别人。

这是我对世人最后的求爱。尽管我对世人感到极度恐惧，但却怎么也没办法对世人死心。于是，我依靠滑稽这一根细线，维系着与世人的一丝联系。

从孩提时代起，我的家人有多痛苦？又是如何艰难地生活？对这些我都一无所知。我只是觉得害怕无法忍受那尴尬的气氛，不堪承受家人之间的隔膜，因此，在不知不觉中，我变成了一个不说一句真话的孩子。换言之，我在不知不觉之间已经变成了一个扮演“小丑”来取悦别人的孩子。

只要看一看当时我与家人一起拍的合影就会发现：其他人都是一本正经的表情，唯独我总是莫名其妙地歪着脑袋傻笑。事实上，那是

我取悦他人的一种幼稚而可悲的方式。

无论家里人对我说什么，我都从不顶嘴。他们小小的批评，对于我来说却如同闪电霹雳般强烈，令我发狂，哪里还谈得上还嘴？我甚至认为，那些责备之辞乃是万世不变的人间“真谛”，只是自己没有力量去实践那种“真谛”罢了，所以才无法与世人相处。正因为如此，我自己既不能反驳也不能辩解。只要被人批评，我就觉得对方说得一点都没有错，是我自己的想法有误。因此，我总是黯然接受来自外界的攻击，内心承受着几乎为之发狂的恐惧。

不管是谁，如果遭到别人的谴责或是怒斥，都是不会感到愉快的。但我却从世人怒不可遏的面孔中发现了比狮子、鳄鱼、巨龙更可怕的动物本性。平常他们总是隐藏起这种动物本性，可一旦遇到某个时机，世人可怕的真面目就会在愤怒中不经意地暴露出来。就像那些温文尔雅地躺在草地上歇息的牛，突然甩动尾巴抽死肚皮上的牛虻一般。见此情景，我总是不由得毛骨悚然。可一旦想到，这种本性或许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必备资质之一时，便只能对自己感到由衷的绝望。

对世人，我始终心怀恐惧，胆战心惊。而对于作为人类一员的自己而言，我更是毫无自信。因此只好将懊恼深藏在心中，一味地掩盖自己的忧郁和敏感，竭力把自己伪装成天真无邪的乐天派，使自己一步一步地彻底变成了一个滑稽逗笑的畸形人。

无论如何，只要能让他们发笑，即使我置身于人们所谓的那种“生活”之外，也不会引起他们的注意。总而言之，不能有碍他们的视线。我是“无”，是“风”，是“空”，诸如此类的想法日积月累，有增无减，我只能用滑稽的方式来逗家人发笑。甚至在比家人更费

解、更可怕的男佣和女佣面前，我也拼命地提供滑稽小丑的逗乐服务。表面上我总是笑脸迎人，可内心里却是对世人拼死拼活地服务，汗流浹背地服务。

夏天，我居然在和服里面穿着鲜红色的毛衣在走廊上走来走去，惹得家里人捧腹大笑。甚至连不苟言笑的大哥见了我也忍不住笑出声来。

“喂，阿叶，这种穿着不合时宜啦！”

他的语气里充满了无限的疼爱。不过，再怎么说明，我都不是那种愿意大热天里穿着毛衣走来走去、不知冷暖的怪人。其实，我是把姐姐的绑腿缠在了两只手臂上，然后故意让它们从和服的袖口中露出一截，以便在旁人看来，我像是穿了一件毛衣。

那时，我的父亲在东京，事务繁忙，所以，他在上野的樱木町购置了一栋别墅，一个月中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那里度过的。父亲每次回来时，都会给家里人甚至亲戚们带回很多礼物。这俨然是父亲的一大嗜好。

某一次，父亲在即将起程去东京的前一晚，把孩子们召集到客厅里，笑着问每个孩子，下次他回来时，想要什么礼物，并且把孩子们的要求一一写在了记事本上。印象中，父亲和孩子们如此亲近，还是很罕有的事情。

“叶藏想要什么？”

被父亲一问，我顿时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。

一旦被别人问起自己想要什么时，那一刹那，我突然觉得什么都不想要了。什么都行，反正也没什么东西能让我高兴——这种想法陡

然掠过我的脑海。然而，只要是别人赠与我的东西，无论它多么不合我意，我也不会拒绝。对讨厌的事不能说讨厌，而对喜欢的事呢，也是一样，如同战战兢兢地行窃一般，我总是品着极其苦涩的滋味，因难以名状的恐惧感而痛苦挣扎。

总之，我连二选一的勇气都没有。我想，或许正因此，后来终于酿成了我自己所谓的那种“充满耻辱的生涯”。

我沉默不语，扭扭捏捏的。父亲的脸上露出了不快的神色，说道：“还是要书吗？浅草的商店街里有卖一种正月里舞狮的狮子玩具哦。大小嘛，正适合小孩子披在身上玩。你不要吗？”

一旦被别人问起“你不要吗”，我便再也不能用逗人发笑的方式来回答了。此时，扮演滑稽角色的技能也彻底消失了。

“还是……买书比较好吧？”大哥一副认真的表情说道。

“是这样啊……”父亲一脸扫兴的神色，甚至没有记下来就“啪”的一声合上了记事本。

竟然让父亲生气了，我简直太失败了。父亲肯定会用可怕的方式报复我。眼下如果不想想办法，不是就不可挽回了吗？那天夜里，我躺在被窝里瑟瑟发抖，思忖着能否做些什么，挽回这个局面。我蹑手蹑脚地站起身走向客厅，来到父亲刚才放记事本的桌子旁边，打开抽屉取出记事本，哗啦哗啦地翻开，找到记录着礼物的那一页，用铅笔写下“狮子”后，才回去睡觉。其实，我一点也不想要那个狮子，反而是书更好一些。但我察觉到，父亲想要送我的是狮子，于是我竟在深夜悄悄溜进客厅，只为了迎合父亲的想法，重讨父亲的欢心。

果然，我的这种非同寻常的手段取得了预料之中的巨大成功。不